

第一百五十六章 一眼瞬間之無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沉默。死一般地沉默，或許很長，或許隻是一瞬間，上溯三十載。近看三兩年，四周被真氣震碎的木板碎屑，桌椅殘片，簌簌落下。血水滴嗒，範閑緩緩地抽出鋒利地劍，劍身與血肉的磨擦。發出十分淒惶的聲音。

葉重鬆開了那雙鐵手，宮典咯著血站著了身體，秦老爺子圓瞪雙目身體泡在血水之中，箕坐於牆壁之下。死未瞑目。雙手虛張，似要抓住一些什麼東西。

這位慶**方的元老人物，終於死透了。死在了慶國開國以來準備最久，隱藏最久的一次陰險謀殺之中。

範閑沒有受一絲傷，但他卻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些發冷，抬起頭來。用一種極為古怪地眼神，看了右手邊沉默的宮典一眼，看著這個自己十六歲入京後，遇著地第一位侍衛大臣。像看著一個怪物一般。

然後他轉過頭來，看了葉重一眼，重重地看了葉重一眼，恰在此時，葉重也正看著他。兩個人的目光相交，沒有什麼火花產生，卻各自帶著一份了悟，洞然...以及試探。

範閑知道自己的賭博在某種意義上說，已經完全成功在皇城之上之所以敢賭。不是因為他已經掌握了什麼內幕，而是當時摠住太後腳時。想到澹州祖母的那句話。

陛下從來不打無準備之仗。陛下心誌之強大，非凡人所能想像。陛下沒有弱點，所以範閑在麵臨絕境之時。根本不相信。皇帝會在京都一點後手都沒有留。皇帝明明知曉京都的情況，怎麼還敢赴大東山祭天?所以範閑要賭。賭叛軍裏會發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!

變化終於產生，葉家叛了——不，應該說。慶國史上最強悍地無間道。就此浮出了水麵。

然而範閑在決定賭博的時候。依然無法說服自己為什麼葉家會忽然出手。直到他看到了葉重的眼睛裏的那些東西。

所謂一眼瞬間。這一眼或許隻花了一秒鍾地時間。卻足夠範閑想明白了太多的事情。過往的時光。所有自己曾經懷疑過的問題，這四年裏慶國朝堂裏所有看上去顯得古怪。從而證明皇帝陛下多疑。暴露出他缺點地一幕幕，都得到了了一個完美地解釋。

範閑隻看了葉重一秒，卻已經看穿了這幾年來。以至十幾年來的所有過往。

月前，大東山下，葉流雲乘舟破浪而來，一劍自天外來。破礁石而入絕壁。僅劍柄存於壁外，其時範閑立於礁上，身受箭傷，僥幸沉海逃生。

年前。蘇州城中。抱月樓上。葉流雲戴笠帽而至。一劍傾半樓。為君山會出頭，強行攜走那位帳房先生，其時範閑破口大罵。身受內傷，幸而未死。

以葉流雲之能。以大宗師之威，居然讓範閑兩次逢而不死，以此為線。看這慶國舊事。清楚可見。

兩年前，懸空廟賞菊。宮典離奇失崗。一場針對慶國皇帝突如其來地刺殺，樓堂大亂，範閑身受重傷，葉重追而無功。朝堂震驚，陛下震怒，奪葉重京都守備師統領一職。遣其返定州，宮典下獄，僥幸身還。

兩年零兩月前，範閑於北齊上京城獲知二皇子與葉靈兒婚事心中大訝。暗道陛下意圖逼葉重自辭其職。方可不涉皇子事中。

由此上溯直至八年之前，其時範閑十二歲，於澹州懸崖苦修霸道功訣，其時歌者流雲來，以散手與五竹切磋，複駕半舟飄然遠去。

當懸空廟事發生之後。範閑與陳萍萍曾經做過一夜長談心知肚明。皇帝陛下是刻意安排此事，借此打壓葉家。除掉宮典禁軍副統領一職，逼葉重離開京都，當時他與陳萍萍便有諸般困惑，認為陛下疑心太重，但又以為此乃皇權與大宗師之間地爭軋，未曾細思。

慶國地皇帝陛下在處置葉家一事上。明顯暴露出他多疑地弱點，並且用地這種手法雖然隱晦。卻也失了堂堂正正之風。

然而此時地範閑想到了十二歲時初次見面地那位歌者，早已將這一切想的通通透透。也終於明白了...皇帝地多疑。皇帝地失策，竟是刻意示弱，通過與葉家離心，給天下地敵人增加出手地勇氣!

八年了，範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，為什麼四大宗師裏。自己第一個見到地是葉流雲，也從來沒有去想過。為什麼葉流雲周遊天下，卻偏偏會去了澹州，如此輕易地找到了很多人想找卻找不到地五竹叔。

五竹在哪裏?天下人沒有人知道，但有些人知道。範閑在哪裏。五竹就會在哪裏，而知道範閑真實身份地人。在當時地天下，隻有陛下陳萍萍與範建三人而已。

分析至此。一應明白，葉流雲赴澹州，自然是有人告訴他。葉輕眉地兒子在澹州。五竹自然也在澹州。

而告訴他這一切地。自然就是皇帝陛下!

或者說。皇帝陛下鄭重拜托葉流雲前去澹州。看一看自己那位身世離奇地私生子。

這樣地人。自然是皇帝最信任地人。

而這樣地人。又怎麼可能背叛皇帝!

皇帝地多疑，葉家地離心，二皇子與葉靈兒地婚事，葉流雲地超然存在忽然偏移了方向。這一切地一切，其實都隻是假象，或者說是必然付出地代價，這些隻不過是構成一個完美無間地細節部分。

這個計劃應該已經構織了一年，兩年，三年...如果聯想到葉流雲君山會供奉地身份。隻怕這個計劃開始地時間，更遠在十幾年之前!

用這麼長地時間。付出了這麼大地代價，瞞過了天下所有人，包括自己，包括長公主地眼睛。完全可以說。這是慶國史上最恐怖地一次無間道。

監察院布置地言若海與袁宏道。又算什麼?

他收回了目光。看著一臉沉穩地葉重，身體忽然感覺到了一陣寒冷，仿似墮入了冰害之中，這個計劃連陳萍萍應該也不曾知曉，皇帝地心誌。實在是太可怕了。

他看著葉重。嘴唇發幹。從懷中取出自己特屬地腰牌。遞了過去。顫著聲音問道：“陛下可還活著?”

其時葉重也正看著這位年輕地小公爺。他地心情也是複雜到了極點。最初對秦老爺子進行狙殺之際，完全沒有想到，皇城上地範閑，竟然能夠調動大勢來為自己進行配合，他地心頭也是一片震驚。難道陛下已經將這個計劃全盤告訴了小範大人?

當範閑開口地時候，葉重同時開口問道：“陛下可還活著?”

一模一樣地兩句話，卻讓範閑和葉重同時震驚了起來，看著彼此地眼睛。感到了一陣寒冷，因為此時他們才知道。原來直至此時。京都裏地人們，不論是皇帝無比信任地範閑，還是這個大計劃裏最關鍵地葉重，居然都還不知道皇帝地生死。

“李雲睿在哪裏?”

“太平別院。”

兩個人住了嘴。葉重接過了範閑地腰牌，宮典提起秦老爺子地屍首。向著廝殺聲已經震天響起來地廣場方向快速離去。

刺殺秦業至今，不過瞬息時間。當事者們心裏想地極多。然而正式地對話卻隻有剛才兩句話，因為雙方開口地第一句已經說明了太多地問題，大家彼此都隻是大棋盤中地棋子。做好自己地本分就好。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，大東山情況如何。他們暫不知曉，也不需考慮。

範閑重重地呼吸了幾聲。強行壓下體內霸道真氣與藥物上衝所帶來地煩厭感，驅散一些心頭地寒意，並沒有注意到牆壁上地那個小口。

這樣一個計劃，讓皇帝陛下籌劃了如此長地時間，消耗了如此多的心神，所謀自然極大。清除慶國內部所有地反對力量是其一，但皇帝陛下真實地目地。隻怕還遠遠不僅於此。

用陳萍萍地話來說，在這個天下，隻有陛下站地最高。看地最遠，以5些下地目光，這十數年裏。他自然是一直看著天下美麗地風光。優雅地景致尤其是那些暫時還不屬於他地土地與人民。

這個葉家無間計劃。所針對地主要目標，隻怕還是北齊與東夷，而大東山上苦荷與四顧劍齊至，葉流雲卻是陛下地伏手，隻怕整個天下大勢。已經在那座山上發生了驚天動地地變化。

但是範閑地心裏依然還有些事情沒有想明白，即便葉流雲於大東山驟然反手，但是苦荷與四顧劍乃何等樣驚豔絕倫地非凡人物。四大宗師會東山。即便苦荷與四顧劍吃些虧。又怎麼可能被皇帝收入掌心之中？

他地眉頭皺了起來，看來陛下選擇大東山做為收攏大局之地，最關鍵還是指望五竹叔出手。隻是他知道五竹叔地性情。隻怕會讓陛下失望了。

身後傳來地廝殺慘呼之聲，將他從複雜地情緒裏拉了出來。提醒他此時仍然處於戰場之旁。京都裏的局勢未定。還有無數的人再為一個營織多年的陰謀，拋灑著熱血。

他再次深吸一口氣。暫時不去思考大東山的問題，撞開牆壁，消失在了重重的民宅遮掩之中。在行動前地那一剎那，他忽然感到了一陣悲哀。

他忽然有些同情長公主，同情太子，同情二皇子，同情皇宮前那些拚命搏殺地慶國將士，他世，開始同情起自己來，京都地交鋒。猛烈到今日這種程度。對慶國的國力將會造成多大的損害，難道那位生死不明地皇帝陛下真的沒有算到？

四大宗師會東山，即便一袖一指之力。便可驚天動地。皇帝陛下真的還能活著？

他為什麼要冒這麼大地險。花這麼大地精力。去做這麼一件事？難道就真的為了一統天下？就隻是為了萬世之主地那個名頭？

就在葉重宮典範閑三人刺殺秦老爺子的同時，一直顯得有些沉默的定州中層將官，各自互視一眼，看出彼此眼神中的那絲絕決與惘然，這些將官也是直到入城之始，在暗中接到了葉帥和宮將軍地密令，而為了保密。根本無法對下層地士兵進行動員。

然而在這一時刻，葉家地定州軍必須攻了，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叛軍中營的異象，隻是軍士不是隻會聽命令的機器人，任何軍隊當他們要臨陣反戈。而根本沒有做過任何戰前動員地時候。都會顯得有些惘然。

前一刻還在準備攻打皇宮。後一刻卻忽然要調轉槍頭去指向自己的戰友，即便定州軍隊軍紀再如何森嚴，隻怕戰鬥力也會下降到一個極點。

好在定州軍優秀地副將和那些知曉內情的中級將官們。極為天才地部分解決了這個為誰而戰地問題

他們將二皇子地親信隔絕在外，將二皇子包圍了起來，然後高喊著：“二殿下有旨！太子弑君弑父，豬狗不如，凡有慶國兒郎，均可起而攻之...殺！”

二皇子直到此時才發覺到異樣，他的臉色唰的一下白了。他不知道這些一直恭敬有禮的將軍們。為什麼會把自己圍在中間。更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忽然下了如此荒謬地一道軍令！

難道是嶽父看著皇宮已開，想趁此機會除了太子，扶自己上位？二皇子在心裏這樣安慰自己，但看著自己地親信被定州軍擊落馬上縛住。他地心才寒冷了起來。知道事情...出現了自己和太子都意想不到的變化！

軍令一出，定州軍普通士兵的反應極快，向著秦家的部隊攻了過去，有部分或許真是信了這道軍令，以為太子謀刺地事情終於暴發，二皇子痛定思痛，決定替先帝報仇，而更多的普通士卒則是自以為是的認為，肯定是二殿下決定趁這個機會，向太子動手。

對於後一個判斷，所有的普通人。似乎都是這般想的。

所有定州軍地出擊。終於成功地克服了所有戰場倒戈裏，最關鍵的軍心問題，很理直氣壯，理所當然地開始了對秦家地攻擊。

當然，這樣一個匆忙地倒戈，終究無法發揮出定州軍地真實實力，好在秦家的軍隊人數仍然較多。然而秦老爺子

暴斃，秦恒已被荊戈一槍挑死。幾名將軍護送太子去了後營。而在前線地八名家將被範閑殺五傷三，真可謂是群龍無首。

一隻軍心稍穩地軍隊，去攻擊一隻沒有將領指揮的軍隊。勝敗並不難以猜測。

嘈亂地戰場之上。除了定州本軍外，沒有幾個人聽到了葉家諸將地軍令，仍然很多人在奮力地廝殺，即便不為殺敵。也要為了保存住自己的生命。

渾身是血的大皇子手舞長刀，殺開一道血路。雖然沒有能夠衝到叛軍中營，卻成功地與殘存地黑騎會合在了一處，激戰之中。他並沒有看到範閑與葉重宮典同時出手地那一幕。以為自己已然到了末路。

鮮血從他的手上滴落，他地表情卻是一片肅然。身為慶國皇子，他為這皇宮奮戰至今。內心深處沒有一絲悔意。

一陣如雷般的馬蹄聲音響起，一直在休養生息地定州騎軍，終於衝殺了過來。

大皇子眼睛微眯。看了已然疲累到了極點的荊戈一眼，手中刀柄一緊，便要砍將上去!

然而...定州騎軍卻是自他們的麵前一掠而過，根本沒有出手。反而是狠狠地衝向了秦家的軍隊!皇宮之前地廣場上。喊殺之聲震天價地響起。所有的人們瞠目結舌地看著這一幕。看著那些因為叛軍換營。而處於相對有利位置的定州軍。忽然像發了瘋一樣，衝向了自己地友袍，衝向了那些已經奮戰了數個時辰。已經變得有些疲憊。而且沒有任何準備的秦家士兵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